

◆流年碎影

知青岁月

毛天鸣



比试（资料图片）

白土坎渡口,位于怀宁潭桥河下游的茶岭镇年丰村,是笔者曾经插队落户的地方。渡口对岸是茶岭镇平安村,两岸相距百余米,周边村民的出行交往,均靠一条小木船摆来渡去。

知青屋就坐落在渡口岸边。被整平的一块空地上,建有两个“黑六间”(当地俗称),一个是土坯房,分厨房厅堂和堆放稻种、柴火、农具等隔间;一个砖瓦房为知青宿舍,南北屋各两间,每间2至3张床1长桌。我们刚下乡时,因宿舍落成不久,窗户临时用塑料布蒙着,好在立冬前不仅配上玻璃,还拉了专线装上了电灯。屋子背后,开垦了几块专供知青的菜地,种些白菜萝卜、茄子辣椒、丝瓜冬瓜北瓜等时令菜。

知青的家先后有11名知青,来自安庆、上海、怀宁及月山厂矿,清一色男儿。宣传栏上书写的是豪言壮语:“广阔天地练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当时确实有一

股子劲,手上都磨起了茧,肩挑百斤稻米数十里不歇脚,夜间走坟地,寒冬河边冰洗脸,都没觉得苦。防汛期的某个雨夜,熟睡中的我们被巡堤的宋大队长叫醒,得知围堤发现管涌,我和知青组长大程都会水,自告奋勇拿起大伙铲下的草土皮,一次次潜入水底堵漏洞。险情排除了,可我惊魂未定,因为开始下潜时靠穴口太近,自己差点被吸进去成为“烈士”。

乡下总是安宁的。清晨鸟啼,夜晚蛙鸣,我们用南腔北调说唱逗笑,夹杂着护院大黄狗“来福”的叫唤。闲暇时,我们打牌、下棋、钓鱼、摔跤,借用方言戏骂,让对方一脸懵相。夏天晚上,我们围坐在屋外的空场上,吹(拉)起笛子、口琴、二胡、小提琴,敲打着搪瓷盆茶缸,演奏《北风吹》《南京知青之歌》《喀秋莎》等一支支抒怀的歌曲,现在想来仍觉得有些浪漫。

与知青朝夕相伴的,还有住

在茅草房的两位单身老农。负责人杨老,土改时期的老书记,60多岁,瘦小微驼背却显精干,管知青的思想教育和农活指导,除领着读报学习和开会外,他常忆苦思甜。每天蒙蒙亮,他会敲着窗户,提醒我们起床,出工收工便吹起套在脖子上的哨子。农工老孙头,50多岁,长得墩实,从事渡口摆渡及生活后勤等杂活。他腰上总系着一根草绳插着黄烟袋,嘴里说纸烟不带劲,但每次递给他,从不拒绝。

知青所在大队是高河区产粮大户,相对富裕,虽定给知青月口粮30斤,油半斤,但每天的“二稀一干”和少油缺菜,对正在长身体的我们来说,是很难受的。我们吃过盐拌稀饭,辣椒面就干饭,偷过老农菜地的菜。平时,小名叫四方的电工、年丰小学的李老师等乡亲送点腌菜,或偶邀我们做客解下馋。有时实在馋得紧,就由队领导特批,从河里捞几条鱼改善伙食。

队部划给知青小组几亩旱地,种些山芋、玉米、黄豆等农作物,每天安排一人轮值巡堤、做饭。按照“接受再教育”的要求,春种时我们学过犁田、捆秧、甩秧、插秧,没少受过蚂蟥的侵害;“双抢”季节,割稻、晒稻、刷稻,天天“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好在劳动中,能和农村姑娘们一块干活说笑,即使镰刀割破了手,也惬意快活。

苦累可忍耐,难熬的是日复一日的精神空虚。一年轮作两季稻(早晚稻)和油菜,逢农闲或雨雪天不出工,尤其到了晚间,会十分寂寞、无聊。我便写信、记日记,看书听音乐,排遣内心的孤独,每当接到亲友特别是女同学的来信,激动得连念几遍。一些中外名著,包括巴金《激流三部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禁书,都是这段时间看的。

三年后知青大返城,我离开了那里。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是老孙头摆渡我到对岸的。

高亢、激昂、原汁原味的信天游,我们深深地沉醉其中。在车子启动时,他绕着我们的汽车表演起了安塞腰鼓舞,并现编歌词,满怀深情地唱着:“眼看着朋友离去,禁不住热泪往下流;不知何时再见朋友面,叫一声朋友慢慢走……”导游向我们介绍,他叫刘爱国,曾是一位企业工人,因为酷爱陕北的民间艺术,上过中央电视台,在万众瞩目的春节联欢会上露过脸,还能用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同海外的游客打招呼呢!

在枣园的门口,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地道的陕北红枣,软软的、甜甜的,这不是当年枣园的红枣,但这又何妨呢?我们到这儿来,不是单纯的观光,而是为了追寻一段历史,感悟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千难万险的恶劣环境中,践行“初心永驻,使命必达”的信念。

结束在延安的游程,正是华灯初放,延河两岸熠熠生辉、斑斓多彩。夜色中,延河对岸的宝塔山上闪烁的灯光,似乎在静静地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星星之火”的故事。

◆舌尖记忆

乡村小菜

方诗生

入了秋,腌制小菜就成为寻常百姓家的一件大事。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和玻璃瓶洗净,再把长长的豇豆(也称豆角)一把一把捆扎好,配上一些饱满硬实的红辣椒,将辣椒随意剪一处小口子,与豇豆一起层层压实。倒上冷却的盐开水,再放上几个河石。然后,静等时间的打磨,让盐水慢慢渗入到豇豆和辣椒的内心深处,待豇豆悄悄变黄后就可开始食用了。

与腌豇豆比较起来,腌白菜就显得复杂和庄重一些,那是冬天里,男人和女人一次最为默契的合作。

霜降过后,选择晴朗的天气。头一天,夫妻二人将大棵大棵的白菜砍下来,放在地里晾晒。第二天上午,丈夫将白菜搬到水池边,妻子和几个来帮忙的女人们,将青幽幽的白菜洗好,再挂起来晒掉生水。傍晚时分,女人们又系上围裙,各自拿着磨得铮亮的菜刀,削去硬邦邦的菜萼,然后,一把把将菜抓在手里,就听见菜刀和白菜发出有节奏的“嗞嗞”的声响。女人们说笑着,那细长细长的白菜丝就在她们的刀下铺洒开来。此时,家里的男人会端出盆子,将女人们切好的白菜捧到盆里,撒上食盐和生姜蒜子,用力将白菜反复揉搓,直到白菜揉出了水沫,才可将柔软滴水的白菜装进坛子。等待一周之后,香喷喷的腌菜就可上桌下饭。

腌菜煨豆腐是城乡随处可见的一道美食。黄的腌白菜、白的嫩豆腐、红色的辣椒(或辣椒粉),再放上一块肉丝,配上红泥火炉,让人垂涎欲滴。无论大人小孩,还是贵客进门,这道热气腾腾的腌菜煨豆腐,让人在寒冷的日子里都会吃得酣畅淋漓。

与腌白菜相比,韭菜可以随腌随吃,比较简单。只要将韭菜洗好沥干水后,把盐和韭菜一起抓揉几下就可入罐。如果再放一些红辣椒丝,则可红绿相间,吊人胃口。

而腌萝卜、腌葱头更为轻松。不管天晴天阴,将白净净的萝卜、葱头放上盐水浸泡即可。如果在乡村,用上山泉水,那味道则更不一样。记得两年前,我们在岳西道元古村一户人家里,就吃到过一次口味绝佳的腌萝卜。那萝卜只有汤圆大小,夹到嘴里不是很咸,一口咬开,脆脆的,甜甜的。我们一口一个,吃了一大碗不够,又让女主人上了一碗。我们问女主人,这萝卜为什么比我们家的好吃?女主人微笑着,用手指向屋外说:我们家的菜全靠那山上引下来的泉水哟!

在皖西南,丰盛的银鱼虾米、“八大水碗”和大锅红烧肉是徽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里人招待宾朋的美味佳肴。但再豪华的宴席最终都离不了一碟小菜收场。尤其是喜宴时,勤快贤惠的女人们,会将红辣椒剪成“喜”字放在小菜上。这些小菜不仅可口,还有深深的寓意:细长细长的韭菜代表一对新人长长久久,雪白雪白的葱头是祝福新人白头偕老,紫红色的洋荷姜昭示着家庭和睦、和和美。小菜上桌后,客人们不再劝酒,一个“饭来盅”,大家便在一片祝福声中结束当天的宴席。

◆旅途小记

来到延安

张会成

车子过了洛川县,沿途依稀可见山坡上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延安到了!”大家立刻兴奋起来。

到延安,不能不到宝塔山。宝塔山古称丰依山,又称嘉岭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标志和象征。看似普普通通的宝塔,却经历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卓越功勋,见证了陕北人民建设新延安的全过程。登上山顶,整个延安城的风光尽收眼底,一幅幅似曾相识的画卷映入眼帘,静静的河水蜿蜒流淌着,讲述着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一个个永久性的故事……

杨家岭坐落在两山间的一条小沟里,至今仍保持着昔日的风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

来当年居住的窑洞非常俭朴、干净,旧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窗户贴着用来遮挡风雨的棉纱布。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在如此简陋的起居和工作环境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杨家岭时,一个头缠白毛巾、腰挎腰鼓的陕北汉子从前门上了汽车,不由分说便冲我们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位陕北汉子脸庞是那么的黝黑,额头上沟壑纵横,但黑里透红,透着富足,透着自信……他的歌声粗犷、沙哑、热烈、真挚,虽然不像我们从小就熟稔的歌曲《东方红》那样舒缓、优美,但我们知道,当年的陕北人就是以这支曲子表达了对毛主席和共产党人的爱戴和崇敬。听着这